

凡不烦的杜小都

HAPPY DU XIAO DU

我可不想考第一

郝月梅 著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平凡的孩子没烦恼

平凡的孩子很快乐

凡不烦的杜小都

我可不想考第一

郝月梅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可不想考第一 / 郝月梅著. — 石家庄: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7.8

(凡不烦的杜小都)

ISBN 978-7-5376-7983-1

I. ①我… II. ①郝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91975号

凡不烦的杜小都

我可不想考第一

WO KE BUXIANG KAO DIYI

郝月梅◎著

选题策划: 段建军 蒋海燕 韩 蓓

美术编辑: 季 宁 孟恬然

内文绘画: 百 年

责任编辑: 孙卓然 闫韶瑜

装帧设计: 孟恬然

封面绘画: 彭大立工作室

出 版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 址 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172号 邮编 050051

电话 010-87653015(发行部) 传真 010-87653137(发行部)
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石家庄市汇文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300mm 1/32

印 张 5.5 彩插 0.25

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76-7983-1

定 价 18.00元

目 录

妈妈叫我“鸡毛掸” 1

邬迪挺怪 10

小黑猪和废话王 18

期末考试见 26

兵败在于大意 33

老妈让我烦 41

去姥姥家的路上 53

倒胃口的大餐 63

躲年 77

老妈的面子 94

邬迪的秘密 103

多亏米粒 11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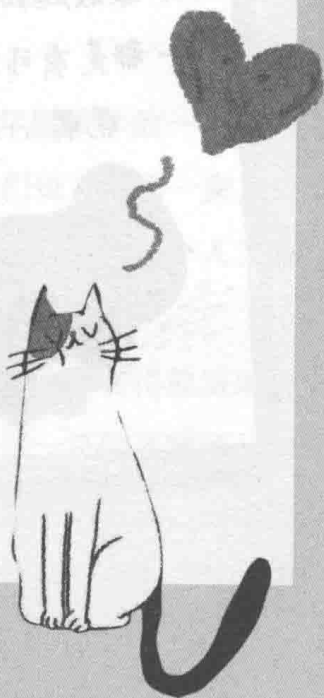
小黑猪揭秘 127

邬迪的眼神 139

乐极生悲 151

我上电视了 160

尾声 170



妈妈叫我“鸡毛毽”

1

邬迪是开学后第五天转来的。

“这意味着什么呢？”好友林加加拍拍我，朝邬迪那边眨眨眼，“意味着她老爸老妈不一般般啦。”

这话我赞同。

明摆着的嘛，我们五（2）班是全年级最牛的一个班，所有转学来的五年级学生，全都想进我们班，这样一来，我们班就成了一个超大型的班。别的班顶多四十七八个人，而我们班呢，已经是五十三个人了。

同样大的教室，偏我们班多出七八个人，害得教室里挤得满满当当，连后门都没法打开。冬天挤一挤倒还暖和，但夏天室内温度超高，臭脚丫子的味儿也比别的班浓。用加加的话讲，恨不能变成长颈鹿，把头伸到窗户外面去呼吸一下

新鲜空气。

班主任张老师已经说了：我们班是绝对不会进人了。

绝对！

为此，张老师专门找了校长。确实管用哎！这不，开学伊始，别的班都进了好几个插班生，只我们五（2）班人数照旧。所以，这个邬迪能够挤进我们班，的确说明她的爸爸妈妈不一般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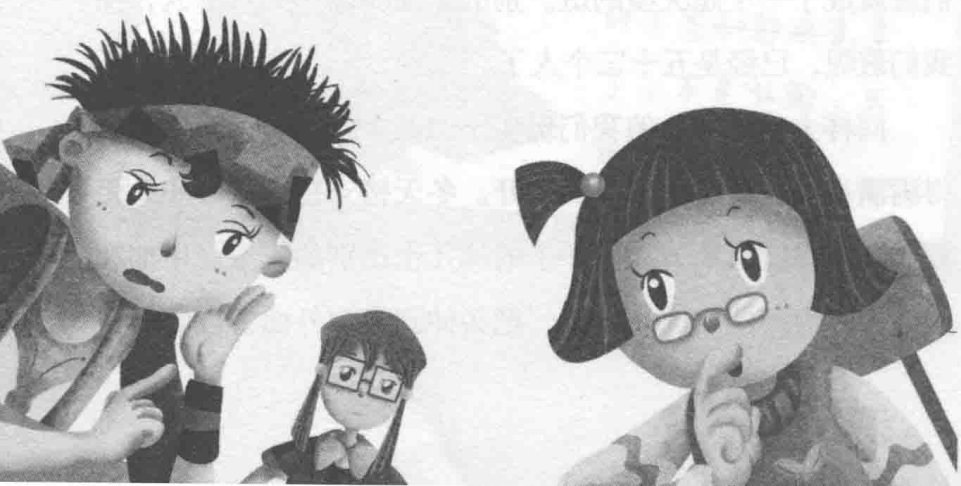
“嗨，”加加对我说，“你猜，邬迪啥背景？”

“猜那干吗？她啥背景跟我有什么关系！”

“你猜嘛！你肯定猜不出。”

“谁说的，谁说我猜不出啊？她会不会是张老师的亲戚？”

“你的想象力也太那个了吧，怎么会是张老师的亲戚！”



“怎么就不会是张老师的亲戚？”

“肯定不是。如果是张老师的亲戚，张老师该有多别扭！这个邬迪如果不好好学习，张老师批不批评她？如果她学习一般般，张老师表不表扬她？”加加的神情活脱儿一个张老师。

“该批评的时候就批评，该表扬的时候就表扬，这有什么难的嘛！我真不懂。”

加加说当然。“如果该批评的时候不批评，我们是不是特反感？如果不该表扬的时候乱表扬，我们是不是不那么服气？我们都这个样子，那张老师能好受吗？所以这叫自找麻烦。要叫我，决不会叫她来这个班的。就是这么简单。”

“哎呀，你怎么这么事儿事儿的？要叫你当老师，还真是麻烦了。”

“我要当老师，你得‘哇’才是。咱俩什么关系？就凭咱俩的关系，怎么着也得给你弄个班长什么的当当，这可倒好，才一外语课代表，还不是学习委员。”

“这更好呀！我妈早就说了，这样可以保证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哦。”

我故意做出顶顶不把学习委员这官放到眼里的样子。其实，心里别扭着呢。

就凭我次次考试拿班里第一，给个学习委员都不一定干呢，还……不过，越是心里酸酸的，我越是要做出不怎么在意的样子。所以，我又把那句话重复了一遍：“嘁，不就一学习委员嘛。”

的确，我完全可以不把这个角色放到眼里。

这是因为，目前的这个学习委员的确不够资格，他的学习成绩赖赖巴巴，也不过是二流，只是他特别特别想当学习委员，又特别认真地去做了学习委员。所以，老师才把他放到这个位置上。

2

邬迪面无表情，天天如此。

这叫我们感到挺奇怪。因为奇怪，我就盯着她看，倒要看她会不会笑。向爱因斯坦保证，绝对没有恶意哦。可是我盯着邬迪看来看去，人家根本就不回我一眼，真是白浪费眼神呀。

别人看不出我的失败，林加加是看得出的，就狂笑不止。加加的笑声倒是吸引着邬迪看了她一眼，不过也仅仅是一眼，就又低头看书去了。



那眼神，我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，发什么神经呀。

加加赞扬道：“嗯，这叫大将风度。”

因为加加这句话，我还偏要挫败邬迪的“大将风度”。

机会总是有的，同在一间教室里，怎么能没有机会呢！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——发外语作业。

邬迪作业本上，“邬”字写得挺开，我故意皱着眉头，大声念：

“鸟——什么迪？外班的吧，怎么放我们二班了？”我做出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班有这么一个人的样子，动作很夸张地把那本作业举起来，划了个漂亮的弧线，又放到了最下面。

效果很好，这位目光只瞄着书本的人物终于抬起头来，我立马做出很友好的表情，嘴角弯弯，两眼也弯弯，向她做了一个笑脸，拍拍脑袋：“看我，猪



脑猪脑。”随手把邬迪的作业本捧起来，带着我的笑脸送过去。

没有人会拒绝我这么有魅力的笑。

从小的时候我就是这样，我一笑，交一个朋友；一笑，又交一个朋友。可是邬迪不和我交朋友，邬迪只和书本交朋友，或者说邬迪只和学习交朋友，学习以外的东西，她像对待空气，一点儿感觉都没有的。

看我热脸碰了个冷屁屁，加加那个乐，“嘎”一声，笑声像怪鸟，搞得全班同学莫名其妙。一男生问：“有病啊你？”

加加说：“对，还病得不轻呢。”

“神经病吧？”

“笑神经出毛病了，不会笑哎。”加加就僵着脸，学邬迪的表情。

有同学明白了，就去看邬迪。

邬迪依然面无表情，只盯着课本。

哈哈，加加的脸也贴了个冷屁屁。

放学路上，加加对我说：“我知道邬迪为什么不会笑了。课本都是冷冰冰的，邬迪天天盯着它们，自然也就练得没表情了。”

“无聊啊你，研究这。”

不过我觉得，加加说得还蛮有道理呢。

3

回到家里，很随意地，我就把邬迪的事跟妈妈说了。不料妈妈说：“这就对了！一心一意对待学习，学习就会一心一意对待她。这样的孩子，学习肯定是不不会错的。”

“什么呀，你又没见过她。”

说这话的时候，我心里特别扭。我是妈妈的亲生女儿呀，可她视而不见，光盯着别人的孩子“啧啧啧”。我身上有多少优点啊，就说次次考第一吧，好多同学的爸爸妈妈都夸我呢，可是，妈妈从来没这么大方地夸我。

噫！

“我没见过也能觉出来嘛。专家说过的，这叫注意力集中，是一种很好的心理素质。注意力集中的孩子，学习都不错……”一说起这些来，我妈就一套一套的，好像自己也是半个心理学家一样。

见我不服气，妈妈说：“张老师也这么说的，说你有潜力，就是不努力，学习沉不下心，鸡毛蒜皮。”

这就是我妈妈，不夸我也就罢了，还叫我“鸡毛腚”，忒不文明了是不是？不就是嫌我坐不住，不肯在考试前下死功夫地做呀做、背呀背的吗？她不担心我学傻了，我自己还担心呢！

我抗议：“张老师可没说我‘鸡毛腚’。”

“张老师说你贪玩，精力过剩，坐不住，学习不扎实，整天轻飘飘的，不就是‘鸡毛腚’吗？张老师说了，你要是静下心来下功夫学，年级第一都是可能的。”

这样的话张老师也对我说过，只是没像我妈这么直通的，说到关键的时候，张老师总是点着我的脑门儿：“你能不能给我坐住了，成绩有个突破？”

我对张老师的回应是“嘿嘿嘿……”

我知道张老师的意思，不过张老师很可能以为我不知道，才跟我妈妈去说。

大人们呀，总是以为我们小孩子很傻很傻，一忽悠一个准儿。其实呢，我们的眼睛也是带X光的，能看透大人的心思呢！比如这个张老师，我知道她是班主任，很想让我去拿年级考试第一名，因为我们五（2）班在年级什么都第一，就是考试成绩排位第三，这让张老师很惦记。

其实，我努力去拿个年级第一应该没有问题。那个年

级第一我见过，也就那么回事。

不过嘛，我可不想活得那么累。

你想想，要去拿那个第一，我是不是得放弃很多玩的时间？还有书——那些被我妈认为是闲书的书，我都得跟它们拜拜了。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，全都得坐那儿学。哦，我可没那么傻。

其实，我回到家里也没少提其他同学，比如小黑猪、废话王、林加加，都没让我妈想起我学习的事，唯有这个邬迪，我妈一听就赞不绝口。你说邪门儿不？

从此，我再也不敢在我妈面前提邬迪。

邬迪挺怪

1

“哎，你觉不觉得，邬迪挺神秘呀？”某一天加加说。

神秘，有什么可神秘的？

邬迪长得相貌平平，平平到你一掉过脸去就想不起来，眼睛眉毛鼻子模模糊糊，你的梦里绝对不会出现她的。

邬迪的学习成绩嘛，当然也是平平，平平到她每天很规矩地来来去去，单元考月考什么的，成绩一般在五到十名转悠。

回答问题嘛，邬迪一般是比着课本来，决不像小黑猪，要么闷头不吭声，让老师搞不清他会还是不会，要么回答起来镇老师一家伙——不按套路出牌啦。

在我眼里，小黑猪这样的才叫神秘。邬迪？哼！

我说加加：“哎，有眼光吗你？”

“用不着眼光，这叫直觉。”加加是超级柯南迷，动不动就跟我扯“直觉”。不过你要问她什么叫直觉，她肯定不知道。

这天放学后，加加带我转了两路车，来到植物园对面拐角处，眨眨眼对我说：“等会儿看啊。”问加加看什么，她不说，搞得神秘兮兮的，准又是发现了谁是谁的男朋友，或者谁是谁的女朋友——加加有这个“业余爱好”。

谁让我们学校里没有“案情”，只有这样一些好玩儿的小故事呢！

不过，这样的事情我也很好奇呀，给加加一吊胃口，也想看个究竟，就躲在路边陪加加挨冻。

大冬天的，行人来去匆匆，大人们都不肯在植物园门口停一停的，更别说什么小学生了。



搞什么鬼呀！我正怀疑被加加捉弄了，就听加加低声嚷：“看看看——”

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。那个身影站在植物园门口的雕塑下，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某一个地方。

是邬迪。

“邬迪在干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你说呢？”加加的眼里很有案情。

“约会？不会吧，她那样没表情的人会约会？”

“人不可貌相噢。”

2

为了不被邬迪发现，我们躲进一家小店，隔窗观望着她。不过一分钟的样子，女老板就不愿意了，敲一敲柜台：

“两位小姑娘，我们店小，可不是给人取暖的，如果你们不买东西，就请出去。”

加加掏出一把零钱，往柜台上一拍：“谁说我们不买东西？”嘴里说着，掉过脑袋继续盯着窗口。女老板也被我们吸引，凑过来和我们一起看窗口：“噢，那个小姑娘啊，经常在那里站着呢。你们同学？”